

清末民初的北京话介词研究

刘 一 之

清末民初の北京語口語に関する研究は、資料が少ないこともあり、これまで十分な研究が行われていない。清末民初に北京で刊行された白話新聞紙上の小説、評論、ニュース等は当時の北京口語で書かれており、当時の北京口語を研究する貴重な資料である。本論文では、これらの資料を用いて当時の北京語の介詞について分析、さらに現在の北京語との対照比較を行った。

关键词：清末民初 北京话 介词

到现在为止，语言学者研究的清代语法只是根据印成书的清代小说中的语言，而这种语言是经过文人加工的半书面语，并不能展现当时活生生的语言。关于清末民初北京话口语的语法研究，还很少有人进行，因为缺少资料。

实际上，研究清末民初的北京话口语语法也是研究汉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中国的官话系统清代前期还是以南京方言为基础，直到清代末期北京话才占了主导地位。所谓的现代汉语是二十世纪才形成的。二十世纪初期，大量外国作品被翻译成中文，受外语影响，在当时的白话文著作中，含有大量欧化、日化句式。现代汉语普通话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。基础是官话，但吸收了很多方言语法以及西方语言、日语语法。如果研究透了北京口语语法，就能明白为什么现代汉语要吸收大量的外来语法，对研究汉语的历史演变有重要影响。

最近几年，清末民初在北京刊行的白话报纸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。这些报纸上的小说、评论、新闻等好多都是用当时的北京口语写成，成为研究当时北京话的重要资料。本文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对当时的北京话介词进行研究，并和当代北京话进行了对比。

什么是介词呢？就是介绍在同一句话中名词和动词在语义上的关系的词。因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结构，说话必须按顺序来，那么，名词就只能出现在动词前或动词后。如果和这个动词有关系的名词多了，势必引起理解上的困难，所以要用介词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。按照意义，介词可以分成以下多种。

一、表示过程开始和结束。

过程包括时间和空间两种。时间从开始到结束，例如：

从今天到明天

空间从开始到结束，例如：

从北京到东京

在清末民初的北京话中，表示空间开始的由下列这组介词组成：

且：

站了个无奈心烦，王二才且里头出来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正这儿说着，那个掌家的老婆子过来啦，且外头就嚷着进来啦，说：“亲家太太来啦。”（《苦女儿》）

二爷将才且哪里回来呀？我瞧了你一个后影儿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从：

这封信是从那里寄来的？（《搜救孤》）

阿氏在外头院儿站了个无奈心烦，才见门上的王二从里出来，后头跟着一个老妈儿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从北新桥直到四牌楼，整整齐齐绕了个四方圈儿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从实际的空间又可以引申到抽象的空间：

且：

老三且心里不愿意去，可是又没法子，忙了一早晨饭也没吃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上了堂，一心的家务事，惦记着家里夫人、孩子还没穿上棉裤呢，且那儿有精神！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起：

娘家人要来，别人要是不欢迎，他起心里不愿意；要是有了病，娘家人荐的大夫，这剂药总得吃，不见好也是见好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慕晦是个老道学，这宗村言匪话，听说起心里难受；但是人家既是好意，心里不耐烦，只好表面欢迎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从：

是你不是你，你可要从实说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又一面恫吓，一面威逼，变尽了审判方法，要从德氏口中套出实话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调查案件，应从要紧地方，先为着手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从头至尾，及如何进京，如何把玉吉放走的话，又述一遍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从他气色上，就可以考查出来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不必调查，只从这几句话里，就可以揣明情形了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先从骨子里下手，没什么办不到的事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也真怪，黑老婆儿从这儿真把这个毛病儿改啦。（《小额》）

自：

阿氏倒在地上，浑身乱抖。一面自口中吐水，又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功夫不大，见协尉福寿，带着宋兵钰福等四人，自外走来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打：

你们算是亲戚啦，你不想想盐打那里咸，醋打那们酸，没有我们，你们就是亲戚啦？（《曹二更》）

可巧有一位老总打此经过，问明情由，说该铺不公道，臭骂了一顿，立逼着让蒸。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就瞧小文子儿，同着假宗室富跟花鞋德子三个人打外头进来啦。（《小额》）

由：

由袖口儿里头掏出一块青绢子来。（《小额》）

温都司这场病，还是由气上所得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由那笔钱上扣得啦。（《小额》）

表示时间开始的，有下列这组介词：起打、自打、自从、从、起、且、打、由、自。其中，由两个字组成的“自打、自从”用得最多。

起打：

春莺起打吃了归芍地黄，心里很痛快，四两都吃完啦，月经居然调和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我起打梦见他之后，老仿佛他在我眼前站着似的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起打过年，才关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。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小额起打一病，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。（《小额》）

你猜我长这个疙瘩，起打您给我治算起，您猜我花了多少钱？（《小额》）

自从：

单说吴寿，自从哥哥走了，又有点恢复原状，把差使也辞啦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蔺德爷自从得了佐领，家里的日子稍见起色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自从这位如夫人入门以来，时常的挑三捡四，闹些口舌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自从打这场官司，黑老婆儿稍微的好点儿。（《小额》）

从：

从昨日接你的信，我想了好半日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从你走后，老太太并没言语，我想着也就完了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额大奶奶从这天起，一天好几遍，打发大拴子，上北衙门打听去。（《小额》）

自打：

自打一共和，买卖可就糟心啦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所以自打那年一下雪。稍明白一点的人，全都省悟啦！（《苦哥哥》）

自打铁王三走后，王英总理一切家务，大有反客为主之势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尤勇自打跟毛爷口盟，倒是非要好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自打老曹一走，木厂子也就歇了业啦。

自打前清宣统年间，他就吃这行。自打改建国，歇了几年，现在重理旧业，二次开幕。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自打他们家一这场事情，也很有回转的意思。（《小额》）

打：

打昨晚晚上，脊梁上有点儿痒痒，眼时不但痒痒，觉乎着疼的厉害。（《小额》）

由：

近来库款支绌，由过年说起，拢共才放了两次。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凡欠本局的账目，由七月起，一概不要了。（《小额》）

自：

自过门以后，时常打闹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且：

某次长跟他说了几句话，且这儿就美起来了，居然不理凡人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您要说当大夫的恶习，千奇百怪，且今天说到我们停版（一来就说停版，真不怕丧气），也说不完。（《小额》）

起：

又瞧老头子，起昨儿回来透着没神儿，又怕窝作出病来左难右难。（《小额》）

摆斜荣起这儿就算躲啦。（《小额》）

二、表示动作、行为、事件发生的场所：在。

但见老头子在炕上躺着，直点儿的哼哼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库缎眼亲自送茶，按着位请安，然后在一旁垂手侍立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你就是在这里办满月，也不要紧哪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引申为抽象的处所，在……之中。

再一说我们是真正地道的亲同胞，在四万万同胞里头，我们总算最近，他不好我得原谅他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三、表示时间：在。

在从先各旗饷银是由着性儿克扣，堂官是概不过问，反正月间有他的月事就完了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在绿营没裁的时候，保定有个协台，都司正是协台的中军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在这当儿，德爷已经进来了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当时天也在一点多钟，爷儿四个辞别了刘守业带着陈福由泰兴店将要起身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也就在下午两点钟早到了省城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四、表示工具：拿、用、使着。

拿：

吴寿没眼泪拿手假装擦，说哥哥嫂子，甚么话也不用说了，我一时糊涂，血迷了心眼子啦！（《苦哥哥》）

温太太绷不住拿绢子直堵嘴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这宗妇人最可恶，他作的事情，永远拿爷们顶门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甚至于不可思议，要一定拿大题目责人，说作儿女的不安义命，那叫作小体贴人情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明知道成氏是犯坏，可又没法子，只好拿感情动他罢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由一般工具引申为借以达到某种目的所利用的对象。

你别拿姐夫开玩笑啦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单说钱串子周，这阵子公事也不忙，拿他们这案没事苦一解闷儿，这官司打了小半年也没有结果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孩子你先别拿我打哈哈，你给我出个主意罢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这不是拿着我们姑老爷打糠灯吗？（《库缎眼》）

用：

说着用绢子挡着眼睛，大哭之下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这是他自配的避暑丹，用姜汤送下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他用两只手堵着耳朵，竟被子溺了好几条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走入娼窟的话，“不忍”二字直是用眼泪磨墨写成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老头子是老财迷，用利一晃他就成了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使着：

杨四提溜着四吊钱往桌上一扔，使着鼻音儿说道：“四吊！”（《张文斌》）

五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：离、离着。

离着：

比如兄弟住家在东颂年胡同，地点离着东直门近，邮界可归齐化门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后来到了炮局，离着木厂子一箭多远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记者故居在北城，离着北馆甚近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听说这个周家集是一个大村子，离着平原二十里铺很近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离：

离舍下近了，诸位到兄弟家里坐一坐儿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听说他家里银子垛起来离北斗才差三寸！（《苦女儿》）

好在离家也近，一出西城门就到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六、表示方向。

1、朝着某方向，或以某人、某物为目标的方向：朝、冲着、冲、往、向。

朝：

瞧瞧你们爷去，头朝里躺着，不看热着，把他叫起来，叫他搭铺去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吓的浑身乱抖，腿肚子朝前，直往裤子里遗尿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不料勺一贵，把桌上的茶壶茶碗，油灯小钟等等物件，朝地下一划啦。只听叭叭哗啦，摔了个纷纷碎。（《何喜珠》）

有什么不放心的，朝您这一哭，就丧透了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公子见了，闹了个“点手换罗成”，朝他点了一点手儿。（《侠女奇缘》）

方向又引申为目的：

反正朝的是他有钱，图点儿小便宜儿。（《小额》）

听戏的主儿，花几吊钱，就有单朝这个人来的，这个人不露，算怎么回事儿？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我说打麻雀不好，未免得罪亲友，但是报纸上的议论，是冲多数人说法，没专朝着谁说，明理的人自然不会挑眼。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冲着：

三小儿瞧了老三一眼，也没言语，冲着里头一努嘴儿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就见王九赖来到棹前，把眼镜摘了，冲着大家鞠了一躬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这当儿贾梆子露了，冲着老四点手儿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冲着德爷又哈了哈腰算是请安，含含糊糊谢了一个亲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方向可以具体到目标：

冷不防飞起一脚，冲着毛豹的心口踢来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老者又杓了他俩嘴巴，打的嗷嗷儿直叫，抓起筷子来，冲着老者就扎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冲：

今天麻穆子冲成氏挤鼻子弄眼儿，成氏知道他必有特别的着儿，当时答讪着也就走了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咱们哥儿几个，冲东南磕头好不好？（《五人义》）

大春子腿肚有点向前转，直冲秀氏摆手儿，那个意思，是不叫他开门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往：

天亮起来，赶紧往回赶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当时跪倒在地，吴大爷连忙往起就揪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他雇西南园，其实进南柳巷往东一拐就是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向：

赵爷向着二小说道：“这件事情老二你得先说。”（《姑作婆》）

小常不了啦，当时爬起，眼睛也封了，牙也破了，辫子差一点儿没了下来，一身的泥土，一瘸一点，向麻花刘一乐。（《麻花刘》）

当时向公子使了个眼色，胡公子站了一会儿退了下去。（《刘军门》）

然后委出媒人来，向老邹求婚。（《张二奎》）

2、顺着某路线

顺着：

说话能迎合主人的心理，顺着你的竿儿爬，这是脑筋快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顺着大道往北，走了一里多地，道旁有一个茶摊儿，伊罕就在那里一等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急的这个孩子顺着脑袋流汗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大概是顺着城根儿，奔了安定门啦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当中也是一段甬路两旁都是草花，顺着甬路往北是一段太湖石垒的墙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七、表示根据：指着、凭、朝、按、按着、照、照着、据、依。

指着：表示依靠。

一时摘借无门，急中生巧，指着他那分马甲钱粮，借了十五两银子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蒋先生已死，刻下寡母孤女，就指着针黹为生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我指着克扣军饷吃饭，他没事就劝我少抠，老说没什么好处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表示按照一般的标准。

凭：

就凭这个脑袋核儿，其为人也可知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就凭那个小模样儿，怎么也卖几百银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凭他这句话，这辈子也坐不了汽车啦，入阁更休想啦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就凭这宗长相儿，明摆着是一个下流社会的匪徒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朝：

陈憨子一听，乐不可支。朝他这一乐，足见是个憨子。怎么说呢？平常待理不理儿，今天特别待遇，脑筋稍敏捷一点儿的，总要照影子，一定这里头，是有甚么勾儿心。（《赵三黑》）

表示按照一般情况、标准、行为准则。

按：

要说他那宗行为，按法律真够无期徒刑，甚至于可以枪毙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按家法我是你爸爸，要按国法说，你是知府的官太太，我是草民，我见了你都不应坐着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按社会的习惯，这才合乎手续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可是这段小说，要真按实事一写，事故由子也太多了，该简略的，没什么大关系，咱们就从简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按旗人的规矩无论放定无论娶送亲，堂客见了彼此不请安，讲究拉拉手儿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不用按月儿给，一百银满出，也没有甚么九五出咧，九到家咧，满没有那个事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按着：

要按着北京的习惯，轿子到了女家儿，里头把门关上，要包儿，点吹打，有好些个麻烦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读过五经四书的主儿，准能按着五经四书行去吗？（《五人义》）

自己沏了茶，然后用玻璃杯斟茶，按着人送茶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其实要是按着规矩坐，都有地方儿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六位送妆的官客临上车，德爷按着人请安道累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表示按照某种标准。照：

照你老哥这们一说，我这辈子还死的了呀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照你这们花钱还了的，就说咱们家里有钱，也犯不上这们攘啊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立了一个方子，说是照方吃三剂，告辞而去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要照这们稿，将来我也是饿死，莫若你们给我个爽快的罢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表示目标。照着：

石生回手抄起文明杖，照着何问天打去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表示从某种角度看。据：

您细打听他还是个念书当差的哪，据我瞧还不及这个不念书的俗人呢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据他说跟人搭伙摆果摊子，当日晚晌就没有回家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据我看很有宜男之相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据我想着这个凶手必然跟他们有仇，错过了不能把他们杀了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表示按照某人的想法。

依：

依老弟的主意，怎么样呢？（《五人义》）

依我说，你们老公母俩别犯糊涂啦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依我的意思，不如把他扶了正，倒是一举而三善备焉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依着：

上次要依着您的主意就干了，您瞧罢，这就短不了来啦！（《曹二更》）

依着温太太，玉如十六岁上，就给他抬亲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八、表示句中出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。

1、共同做某事：同、同着、跟、合。

同着：

说老爷子在后边哪。当时同着玉如来到寿堂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管二因为姐姐家不是外人，居然同着郭瞎子就进来啦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丁儿是满心的欢喜，同着一群孩子踢球撞碰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大春子那天衣冠齐楚，把他的六品顶儿也戴上啦，同着大家来到北馆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杨子林同着他们听戏去了，玉岩一个人回了栈房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后来常保露露意思，倚仗着自己是四品官，同着一个本家下去了一回，也没弄出面子来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此地同不得别处，错非同着我或是同着你两位叔父，不准一个人出去，免得多生缘故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同：

你有好朋友，同他婊子搭窝，糊弄我们，你们怎能够输？（《鬼社会》）

酒阑席散，文甫张四，又同他游了回花界，这些个事也不必细说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我特备车接你，同我走罢。（《梦中赴会》）

跟：

将喝了一碗茶，赵爷跟二小来到，狗爷自有一番欢迎。（《姑作婆》）

合：

夫妇二人，朝上参拜了天地，然后拜见金爷合那位不管事的姨奶奶。（《金三郎》）

2、在同一事件中，两方处于不同的方面。

跟：

你媳妇儿过门，你也不准跟人家说甚么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吴禄跟局子总办沥陈下情，晚晌回家侍奉父亲，次日清早再来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他偷了我两吊钱，我骂他，他跟我还言，我要打他，他推了我一个跟头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我跟你商量回事，我打算跟马家说说，择个日子，把你媳妇娶过来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今天请九叔来，就是跟九叔要主意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妹妹你出名义，跟他来场儿官司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荣氏时常前来，跟午贞十分对劲，因此结为姊妹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您跟春莺原是无冤无仇，就怕他有孩子，这话对不对？（《搜救孤》）

我跟你打听个人，有个叫毛豹的你认识不认识？（《小蝎子》）

3、一方为行为的受益者：给、替。

给：

这们亲事给你说的不好，错过我给你们说，谁拿姑娘给你们呀？（《苦女儿》）

他不但不服侍他爸爸，他爸爸带着病，还得给他预备饭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他求泡儿给他写了封假信，出的是大奶奶马氏的口气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我打算十九岁上，再给他成家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“给”后的受益者可以省略。

饭正吃的半截儿，也给吵啦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吴禄给剥了几个栗子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吴大爷正在犯疑，忽然有人给送来一个喜信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还有吴大爷那分钱粮，他又给想了一个婆家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他们放账，专放给一般兵丁，到了月头关钱粮从地他就给扣下啦。这叫作菠萝儿扣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没事他给提这门亲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将才姜长家，给送了三百银来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他们本院儿街坊，夏天得霍乱（偏不说虎列拉），是记者给蒙好了的（不说治好了说蒙好了，您瞧谦和不谦和）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今天请九叔来就为这件事，你老人家要能给作主，好好儿的孝敬您一百两银子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替：表示代替。

我替你出庭，你就不用花出庭费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定礼回头我替您交代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你替我张罗张罗罢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求大嫂将原物带回，转达前途，替我母女致谢就是了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引申为让一方受益：

你要替他省钱，连你的买卖也歇了，明天他就许不请你了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我替你想，莫若打一个正经主意，别耽误你的青春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第二天早晨，岳魁替他爸爸弄了顿炸酱面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你不用说费话啦。姑爷急的要死要活，你看姑娘急的也瘦啦，有什么法子，替他们想一想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4、一方指使另一方做谋事：让、叫。

让：

我的大太爷，只要您让我儿子出来，我必有一分人心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富二先生一给引见，让他管博二老爷叫二姨父，老西儿真请大安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其实有地方儿，他就不让我们在那里坐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我让厨房作了几样京菜，都是故乡的风味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瞎松子让希二爷还画了一个押，把字据揣起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依着刘紫英让赵文祥等歇两天再走，赵文祥因公事在身执意的要走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引申为虽然不是故意指使，但客观上或者命运使得另一方处于某种境况中：

谁让兄弟你有钱，哥哥穷呢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让三叔挂念，这两天倒是好了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王氏就是活着也得听他的，就是不愿意让他活着，气死他也容易，所有家产归他掌握，这是二秃子的宗旨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“让”后可以省略宾语：

给姑娘提婆家往往瞒着姑娘，不让知道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叫：

赵文祥叫赵勇把行李打开，抖晾抖晾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大叔叫我接你们来了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登时问明了那个店，叫底下人去取行李，一面又叫底下人倒茶打脸水，又说了些个闲话儿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刘紫英无法，叫从人把信取来，交给赵文祥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九、表示说话人的立场。

站在受损害一方，使用被动句。在被动句中出现的介词：让、被、叫（教）、让……给。

“叫、教”发音一样，其实是同一个词，只是写法不同。

被：

我将一提这件事，被郑老头子臭骂了我一顿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说实话讲真理，害人的人没有不被人害的，所谓天道好还，如影随形者是也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“被”后可以省略宾语。

毛老大为我们的事情现在被押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怎么想个法子救救他才好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到了杨子林这辈，瞧出武道儿有饭吃，入了一回武备学堂，没能毕业，半途而废，据他说是因病告退，又有人说：他是犯规被革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醉桃被卖的时候不过十岁，先作汉阳大家使女，因主人无德竟自流落风尘，追想身世，常常独自流泪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让：

吴大爷让他所气傻啦，当时痴若木鸡，站在那里发愣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我属大头鱼的，腮颊都让人穿上来，我喜从何来呀！（《库缎眼》）

第二天听说，丁狗子让县里押起来了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这一定是让拍花的拍了去啦，一定卖给外国人挖眼睛配洋药去了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你师傅是让你气病了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要是让他拍下去，他能欺负你到地，跟他一横他更没谱儿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伙计说昨天晚晌有一个住店的拿着两只烟枪，可巧让我们掌柜的看见了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叫（教）：

那一溜儿都叫他给得罪透啦，谁也不管，好容易出来几个善人给说合。（《小额》）

刚才他们那一党找我克啦，打算明几个给您赔不是来，让我先央求央求您来。教我把他们拍了一顿。（《小额》）

那一溜儿街房都让他偷的怕怕儿的，外带着是谎皮流儿，连他爹都教他冤的大头蚊子似的。（《小额》）

那一年，我们老爷子，教南门仓的韩三寿给打了个腿折胳膊烂。（《小额》）

让……给：

那天张四输急了，大白日溜门子来着，让翼里给抓啦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不用提这个糟心啦，天没亮我让尿给憋醒了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不过他让魏卜保给拿下马来了，凡事听魏卜保的，（《小蝎子》）

玉岩解小手的功夫，让人把坐位给占了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使用被动句，一般都是受损害，但偶尔也可以是受益：

常保也落了水啦，算是让人给救上来了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铁王三夫妇让他说的似醉如痴，（《铁王三》）

十、表示比较：比、较比。

同类两个事物比较，后面是形容词：比、比著。

比：

这手儿活比甚么都阴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再往脸上一瞧，比从先又黑又胖，还留了几根小胡子儿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往往有用句俗语，比文话透俏皮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现任都司大老爷，总比他有点势力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苗氏比他程度还强点，说这是女儿的命运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比前二年差远啦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得罪他们比得罪大老爷还亡道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你实在医道真高，比富二先生都高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这宗议员，可是比旧日的绅士，又闹得厉害啦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三天没见，姑娘比那天又瘦了许多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要说刘紫英的家里，可比周老家家里讲究十分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进了月亮门院落比外院稍小，周围都是竹子凤尾摇风清幽可爱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如今也比地狱强不多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比著：

如有昨天没见着号外的，可以今天再看看新闻，比著昨天号外尤为详细。（《何喜珠》）

较比：同一事物前后相比，或同类事物相比，后面不是形容词。

现在旗下老爷们，较比从先是苦多了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丁狗子要是来了，虽然也欢迎，较比从先就淡了许多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送殡也有十几个街坊，较比从前挂匾来的人，可就相差悬殊了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那年舍下的损失，不过几千两银子，较比人家的损失，不过沧海一粟，可是人家损失的多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以及被灾民女坠入烟花，虽属可惜，较比全家饿死，父母子女无一保全的还觉略胜一筹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十一、表示目的：为、为了。

为：

吴大爷为兄弟，各处求签问卜，其说不一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再一说，你是为美色起见哪？是为宗祧起见呢？（《铁王三》）

再一说，不是就为把他除了吗？谁指着他发财呀！（《搜救孤》）

闾村递禀帖就为保他出来，他还调查甚么，等他调查，何必我们又保，这个禀帖不是白递吗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为了：

诸君，一片义侠之心，为了我舅舅出来，帮助我宁某，现在已然把何金寿合守备打死，总算出了气，你们诸位还不回去，等待何时？（《劫后再生缘》）

十二：表示原因：因为、由于、为、为了。

因为：

公母俩因为这个还抬了几句杠，这个岔儿就揭过去啦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原来是温都司因为公事跟协台呕了一口气，回到衙门栽了一跤，把痰摔上来啦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近来因为一件事，我才知道，实在有这宗理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要说姑娘上轿啼哭，有好几种心理，种种不同：有真舍不得爹娘的，有舍不得姊妹的，有因为人家儿不如意的，有因为妆奁不如心的，有因为年岁过了景的，有心满意足，满心里欢喜，表面摔簧假装哭的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借着这个机会，好好的干一气，也许有点希望，何必因为小事耽误大事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跟刘通两个人因为要钱很起过几回冲突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由于：

这宗症候大半由于暑湿所得，白天受热夜里受寒，好食生冷，饮水过度所致，如今改名管他叫虎列拉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痢疾也是由于湿热凝结，不能竟是寒呀？（《曹二更》）

为：

行家不说力笨儿话，我们老爷子为这件事很着急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大前年过去的，为窑上的买卖打了二年多官司，就算生气死了，事业算完了！（《曹二更》）

福八聊为给儿子买酱肘子，头天差点儿没殉难，第二天闹了一身汗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二叔跟三叔为这个也不用抬杠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为了：

如今这案还悬着呢，为了这件命案，还革了两个班头，如今院前又出了这档子逆事，焉有不急之理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现在大老爷为了此案，十分的着急，直盼望你们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十三、表示责任：归。**归：**

王氏究竟有夫妻的感情，倒无不认可，无奈银钱现归王英掌管，他反客为主居然拒绝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公共这点财产，归当家的执掌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原来丁儿指着两分钱粮，借了四十两银子，（也就是那个年月，如今两分钱粮连十块钱也借不到了）钱粮归帐主子关了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大家攒钱吃饭，归他包办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清苑县不归京兆尹管，他怎么会派你上那里去署缺呢？（《忠孝全》）

希二爷留下一个少爷，自然都得归常保养活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那年皇帝上了西安了，北京归洋人当家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照例呈禀归刑名师爷代批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后来经旁人调停仍归巡丁算，原办外营算帮拿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十四、表示身份：拿着。

父母双亡，又没有兄弟，拿着宦裔小姐，落到这般结果，非常的感伤，所心落泪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咱们是满州旗人，他是个老西儿，让人家说拿着旗人的姑娘嫁老西儿，似乎差点儿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我就老纳这宗闷儿，拿着中国人，为甚么必得让外人管着，这不是怪事吗？（《五人义》）

十五、表示机会：趁。

刘大妈趁着乱际儿，挠之乎也，跑到亲戚家躲着去啦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趁着没收房，我先把 he 破坏了，等到收房可就难办了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莫若趁着这个时候儿，姨奶奶你就装起病来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趁着晚晌凉快，咱们分途进行，明天正午，在大哥这里准见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不如趁着盘川未尽，还有二十来块钱，及早乘京汉通车回家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十六、表示不包括在内：除去、除、除了。**除去：**

这里除去人家亲的热的，朋友里就是范三爷，本家就是王九赖，亲戚就是王英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除去硕卿夫妇算是干亲，其余就没有本家亲戚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他除去上北京叩阁告御状，剩下都不怕他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每天挣个五吊六吊的，除去吃饮房钱水钱等等，总可以剩四吊钱。（《曹二更》）

除：

下车之后，除原讲车钱，例外又给了两吊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除大春子柱四，李二画眉吴瘸子，天主教，五位发起人之外，临时加入团体助善的，也有好几十口子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除了：

两口子又都有烟瘾，住在旅店欠了许多债，除了卖去亲生女儿，再无一线生机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绍箕这次回来，除了跟丁家联络，府县衙门去了几荡，其余有点头脸的绅士，也都拜往了一回。（《方圆头》）

除了喝酒他舍的花钱，此外是一钱如命。（《酒之害》）

十七、表示在什么人面前：当着。

当着：

当着温太太，又不好说什么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这两天他又一充假善人，当着亲友，又张罗春莺，又张罗孩子，很说了些个仁义道德的话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十八、表示焦点。一个动作如果和两个事物相联系，一个是动作的发出者，即施事，一个是动作的接受者，即受事，那么，动作结束后，可能是施事发生变化，也可能是受事发生变化。在北京话中，如果把焦点放在施事上，用“施事+动词+受事”的语序；如果把焦点放在受事上，用“施事+把+受事+动词”的语序，例如：

我吃了饭了。——我不饿了。

我把饭吃了。——饭没了。

表示焦点的介词有两个：把、将。

把：

李大令分咐把李大收监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无奈阻力横生风潮屡起，很遭了些个危险，几乎没把性命牺牲。（《梦中赴会》）

吴大爷已经把钱交给他啦！（《苦哥哥》）

他把我轰出来，推出门不管换，好心术啦！（《苦哥哥》）

吴寿敬了大奶奶几个嘴吧，愣把镯子给抢跑啦！（《苦哥哥》）

吴大爷问明了情由，劝了大奶奶一番，又把吴寿到局子要钱的情形向马氏说了一遍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抱着吴大爷这们一哭，把吴大爷哭的又心软啦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我把手指头剃下一个来，您瞧好不好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吴大爷只得把局子的差使辞了，连马氏大奶奶也一同带走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他就是不来，我顺便把钱粮关了也还没甚么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温都司把他带到席间，让他坐了末座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库缎眼把刺猬眼睛一瞪，说什么叫面子，我就不懂得面子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我跟母亲议定，把这处房子典给人家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玉如把住房典了一千二百两银子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把腮梆子扎了个窟窿。（《库缎眼》）

常见一宗守旧人，脑筋简单，想什么是什么，能把儿女害了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郝氏竟盼着姑爷回来，把女儿的喜事办了，了却一桩心事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不过外甥太小，天气又热，把孩子热着也值的多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这句话把小蝎子儿猛住了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郑圣人气的把拐棍儿一扔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好在有一个街坊王二头，正在身后头站着，当时把老头子抱住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他把我打了个烂酸梨似的，这还不要紧，他还把您骂了个不吐核儿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
我打算赴方近这几个坛上请愿，特约师兄把他们祭了刀就完了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竟顾了聊啦，把酱肘子也忘了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岳魁把家眷就安置在同知衙门，这是他一份取巧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把老三上下打量了几眼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当时把一切的事情，对瞎松子说了一遍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但见门口儿围了好些个人，到把常保吓了一跳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他逃在西什库大楼避难，居然把这劫躲过去了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兴老太太这才把前场的事情说了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自从省城的买卖倒后，家中屡遭逆事把个十几岁的儿子也死了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赵文祥登时把赵勇喝住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将：

今有二秃子、仇红二人率领打手多人，将本庙团团围住，请九老太爷城楼答话。（《铁王三》）

求大嫂将原物带回，转达前途，替我母女致谢就是了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他把兄该他一百银，还不了他，他将把兄的姨奶奶，折过来当了二房。（《五人义》）

可是知道刘通素来不法，又怕他弃凶逃走事情难办，小的将他诳到班房派人看守着呢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因为是人命重犯，把烟土留下，将陈福交给了历城县的差人。（《新侦探》）

十九、表示在某一方面的影响。于：

姑娘竟贪了书字啦。于针黹一道，未免缺欠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按说久违膝下有亏定省，于人子事亲之道，就有点抱愧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子良于八股一道，也稍通达，很替文斌叫屈。（《张文斌》）

继任厅长为王静安君，素称文明，于警察颇有经验。（《益世余谭》）

这样的热闹，你不去瞧，这件事情，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，不可不去调查一下子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你可只管实说，于你自有益处。（《春阿氏》）

二十、表示对某一方面的态度。对于：

作丫头的，对于这件事情，是最希望的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他对于教育事业深恶痛绝，他常说要是由着他办，把学校一概取消，仍然恢复科举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他在这里就以家人自居，对于旁的家人，居然呼兄唤弟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
官场兄弟之称，是上宪对于属员的口吻，属员没有跟上宪称兄弟的。（《忠孝全》）

在旗的规矩，妹妹对于哥嫂照例不请安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
记者对于新年景象想起一个新年的故事来。（《脑筋病》）

二十一、从某角度看。在：

在旗下的习惯，人死了不报缺，俗话叫压着。（《苦哥哥》）

在小说惯例，每换新题，必要用一首引场词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在白话体裁，只讲合辙，不讲押韵，凡字但从俗念，如白字读不来反，就可入怀来辙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在寻常御史，虽然也递摺子，真正为国为民，书言官责任的，很少很少，多数都是大敲竹杠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在他的意思，是说人家的坏事，好透着他够资格；要是说人家的好事，怕显不出他来。（《花甲姻缘》）

在他的本心，这一步他真不愿意高升。（《搜救孤》）

在阅报诸君看着必以为是毛爷，连记者起初也疑惑是毛爷。（《小蝎子》）
 他是世代给冯家看坟，在前清的旧话，叫作家生子儿。（《鬼社会》）
 在明白礼义的能够自安义命。中国教育未能普及真明白的又有几个？（《苦女儿》）
 在德爷不过是虚让，这位春大爷倒依寔，居然就真不磕啦。（《苦女儿》）
 在常保想着，一来路上作伴儿，省得寂寞，二来带到城里，顶名儿给他挑分钱粮。（《瞎松子》）

二十二、表示看在某人的面子上。朝：

这话新鲜，早定下座儿啦，会又没有地方儿啦。就说朝着我们亲戚，也不该这样儿呀。（《姑作婆》）

和现代北京话比较，有下列区别：

- 1、表示过程开始，现代北京话还有“解”，而清末民初常用的两个介词连用的“起打”“打由”等很少用。
- 2、表示动作发生场所，现代北京话还有“待”“挨”“跟”。
- 3、表示工具，现代北京话还有“使”。
- 4、表示根据，现代北京话没有“朝”。
- 5、表示身份，现代北京话不说“拿着”。
- 6、对某一方面的态度，现代北京话没有“对于”。
- 7、表示看在某人的面子上，现代北京话用“冲着”，不用“朝”。
- 8、被动句中，现代北京话不使用“被”。
- 9、表示焦点，现代北京话不使用“将”。
- 10、表示对某一方面的态度，现代北京话用“对”，不用“对于”。
- 11、表示看在某人的面子上，现代北京话用“冲”不用“朝”。

其中，“被”“将”也可能是受书面语的影响，只在当时有文化的人口中使用，并不是一般人的口语。

本研究は平成 25 年度（2013 年）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研究助成金を受けた。

参考资料：

- 《中国话的文法》赵元任著 丁邦新译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年
 《语法讲义》朱德熙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
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吕叔湘主编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
 《北京口语语法（词法卷）》周一民 语文出版社 1998 年

引用资料：

- 《小额》注释本 松友梅著 刘一之标点、注释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年
 《益世余谭》《北京益世报》1919 年 11 月 21 日—1921 年 1 月 16 日
 《春阿氏》冷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
 《侠女奇缘》文康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
 《金三郎》哑铃《白话捷报》1 号（民国 2 年 8 月 3 日）—35 号（民国 2 年 9 月 6 日）

- 《何喜珠》亚铃《白话捷报》36号(民国2年9月7日)—70号(民国2年10月13日)
- 《劫后再生缘》亚铃《白话捷报》71号(民国2年10月14日)—93号(民国2年11月5日)
- 《姑作婆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苦哥哥》损公(报纸剪报本,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)
- 《理学周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麻花刘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库缎眼》损公(报纸剪报本, 现藏首都图书馆)
- 《刘军门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苦鸳鸯》损公(报纸剪报本, 现藏首都图书馆)
- 《张二奎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赵三黑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张文斌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铁王三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花甲姻缘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搜救孤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9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小蝎子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10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曹二更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10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董新心》损公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9编第10册 新兴书局 1986年
- 《方圆头》损公(报纸剪报本, 现藏首都图书馆)
- 《酒之害》损公(现藏天津图书馆)
- 《五人义》损公(现藏天津图书馆)
- 《鬼社会》损公(现藏天津图书馆)
- 《瞎松子》损公(报纸剪报本,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)
- 《忠孝全》损公《清末民初小说书系》警世卷 438—487页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年
- 《苦女儿》损公《顺天时报》1916年9月6日—1916年10月31日
- 《脑筋病》损《顺天时报》1914年1月1日
- 《新侦探》损《顺天时报》1912年12月3日—1912年12月29日
- 《梦中赴会》损《顺天时报》1913年1月1日